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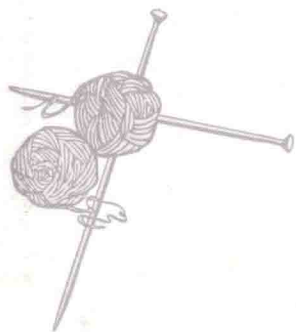


施元辉译文精选

女人的勋章

山崎丰子 著

施元辉 译



施元辉译文精选

女人的勋章

山崎丰子 著
施元辉 译

作者简介

山崎丰子（1924～2013），我国读者熟悉的一位日本当代女作家。1957年，她创作了第一部以自己出身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暖帘》，从此登上文坛，次年获直木奖。她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的长篇小说《浮华世家》无情地暴露了日本金融界相互倾轧、弱肉强食的阴暗面，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华丽的家族》曾在我国各地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白色的巨塔》揭露了日本医学界怎样争权夺利，钩心斗角，以卑鄙手段隐瞒医疗事故。《不毛之地》是其第一部触及国际政治的小说，写一个在西伯利亚被拘留11年之久的日本前陆军部作战参谋，被释放回国后怎样卷入企业集团尔虞我诈的角逐中。由于内容涉及日本公司职员接受洛克希德公司的贿赂问题，这部作品还在《每日新闻 星期日版》连载期间引起巨大反响，这也说明作者思维敏捷，敢于抓住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现实题材。

序

张 炯

《施元辉译文精选》即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施元辉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隶籍福建福安的同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的翻译家、散文家。他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驻日本领事并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先后翻译了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十多部。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作品，更多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推理小说。他还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他精选的译作共三百多万字，这次结集出版，编为十卷，可谓皇皇巨著！

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渊远而流长。特别是唐宋以后，日本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华，鉴真和尚携带许多书籍并率领大批工匠赴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于日本。历代日本天皇多酷爱中国文化，也多方搜购中华书籍。所以，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白土吾夫先生曾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自此我国也多有留学生到东瀛学习。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大多得益于通过日本而吸取和借鉴了许多欧美等国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以及周扬、胡风等都先后去过日本，并从日文翻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施元辉翻译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和推理小说应非偶然，当今我们从日本动画中就可窥见日本儿童文学的发达。儿童是

人类的未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已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最初的推理小说借鉴过中国明清的公案小说，后来才受到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影响，并发展为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小说品种。这种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悬念，而层层推理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又能培养读者的智慧，它之广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那时译界的名人严复和林纾都是福建人。康有为曾有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译学术名著，林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译有外国文学作品达 180 余种，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血战余腥记》《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林纾不会外语，与人合作，别人口述，他以文言译之。后来鲁迅、周作人也曾用文言译《域外小说集》。那时译家蜂起，据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统计，翻译小说从 1882 年至 1913 年计有 682 种，可见翻译小说之盛况，而侦探小说居然占一半以上，说明这类小说受欢迎由来已久。

施元辉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不乏名家之作，如井上靖的《红庄的悲剧》、松本清张的《跟踪》、高木彬光的《零的蜜月》、草野唯雄的《复制的脸形》、江戸川乱步的《奇面城的秘密》、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等，差不多遍及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各流派。他翻译的《恶梦的设计者》《零的蜜月》等作品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广播小说。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名著《女人的勋章》以及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小川未明的《红蜡烛与人鱼姑娘》和滨田广介的《黄金的稻穗》等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他自己写过小说和散文，他的译笔忠实于原文，流畅、生动、简洁、富于色彩。严

复当年曾提出并实践译作的“信、达、雅”的要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可以说，施元辉的译文做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严复、林纾当年以文言来译，要做到“达”很难。而施元辉以现代汉语——白话来译，普通读者读起来是毫无障碍的。他翻译的作品曾得到著名日语翻译家文洁若女士的赞赏。

《女人的勋章》写的是一个女服装设计师的悲惨遭遇，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女主人公大庭式子年轻漂亮，是大阪市久太郎町的一家古老的呢绒批发店的独女。由于家规甚严，从小关在深宅大院里，不谙世事。父母双亡后，她开了个小小的缝纫训练班，她好虚荣，为心毒手辣的情人八代引四郎所利用，最后被迫走上绝路。《女人的勋章》社会视野广阔，情节曲折起伏，心理刻画细致，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

中国和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却不幸发生过战争。今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继续友好，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十分关心的。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建议，我想，其目的就在提倡各国友好、和平共处，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期间，加大加深各国彼此的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的交流非常重要。施元辉原是从闽东北山村走出来的子弟，被家乡人誉为福安的第一个新中国外交官、第一个文学翻译家、第一个电影出品人。他退休后还投身企业界，创办了文化交流公司，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文学工作，译文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人们会期待他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更多认识地日本；同时也将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

作品翻译为日文，帮助日本读者更多认识地中国，继续跟他熟悉的日本友人和作家一道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2月20日于北京

（张炯是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目 录

第一章	早春	1
第二章	出门	16
第三章	年轻人	29
第四章	女服装设计师	41
第五章	初夏	57
第六章	舞台	87
第七章	仲夏	115
第八章	初秋	148
第九章	涛声	172
第十章	三面镜	196
第十一章	彩虹	212
第十二章	干花	230
第十三章	秘密	240
第十四章	诱惑	252
第十五章	明暗	269
第十六章	青云	287
第十七章	天空和海	316

第十八章	新领域	327
第十九章	脚步	338
第二十章	漩涡	348
第廿一章	巴黎之行	380
第廿二章	旅愁	401
第廿三章	追逐者	436
第廿四章	回国	470
第廿五章	期待	486
第廿六章	虚和实	500
第廿七章	碎冰	514

第一章 早 春

夕阳绚丽的光彩照射着太阳形的彩色玻璃饰章，宛如一团燃烧着的火球。大庭式子出神地凝望着。

这间粉刷未干的十坪宽的房间，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空旷而清寂。只有那嵌在两侧房檐下的窗户上的这块太阳形饰章，闪烁着金色的光芒。这种堂皇的装饰品和这八十坪宽的老式的泥灰涂刷的木房，显然是不相称的。

负责建筑这个房子的山形组^①的设计者曾多次告诫式子，这种设计方案很不协调，应该改变。可她却固执己见，决不退让，以致使设计者，对式子这种怪癖的爱好，明显表示出轻蔑的嘲讽。然而，要在这雪白的墙壁上装饰这种太阳形的彩色玻璃饰章，却是她四年来朝思暮想的。

屋顶铺上漂亮的绿色瓦，再在西欧式的房子顶端安装上这样的彩色玻璃饰章。这是式子原来的设想。可是现在，即将在一个月内完工的圣和服饰学院，屋顶铺的却是水泥石板瓦，绿色改变成灰色，而且混凝土墙壁涂上泥浆，这些她可以迁就。

① 山形组：建筑公司的名字。

但是，安装太阳形彩色玻璃饰章，她是丝毫也不动摇的。

这似乎是她自幼潜藏在心中的本能的欲望。

式子是大阪那条集中着许多古老店铺的太郎町的一家罗纱批发商的独生女。从在幼儿园能拿蜡笔开始，她就表现得异样。她不像别的女孩子那样，画娃娃呀、草呀花呀之类，而是专画圆圆的浮线蝶（一种圆形的蝴蝶画）。即使画花草，她也不会忘记画上饰章似的圆框。在式子家，储藏室里母亲的衣箱、柜橱，以及镜台、针盒，甚至信匣，所有的东西无不标上镀金的饰章。这种饰章都是像太阳一样，圆圆的，金灿灿的。当然，如果再仔细观察一下，也还有一些用具是标上普通的四方形饰章的。但它们却都被客气地安在不显眼的角落里。并且它们的数量是不能与标有母亲的饰章的东西的数量相比的。

长期以来，在式子的眼中，这是一种奇特的情景。直到她进女子学校学习时，才从母亲的嘴里获知这两种饰章的不同之处。那圆形的是女主人为了区别和招婿入赘和作为养子入赘的丈夫的不同身份，而给女方特设的饰章。母亲每每说及此事，就从喉咙深处发出高雅的笑声。

为了表示自己的身份，那矜持和高贵，从服装到日常用品，乃至餐具，无不标上这种意义特殊的华丽的泥金画——圆形饰章。小时候的式子是怀着兴奋的心情，听母亲讲这些事的。

母亲，以及像仆人似的侍奉母亲的父亲，在八年前大阪初遇空袭的夜晚，被烧死了，把式子一个孤女抛在人间。但母亲庄重的音容笑貌和她的日常用品上镶嵌的饰章，已经深深地刻在式子的脑海中，无论如何也不能消失。

“你又来了？”

突然，背后传来一个男子轻快的声音。

式子回过头。原来是八代银四郎。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进

来。穿着崭新的苏格兰呢西服，靠在半开的门旁。

“是放心不下才来的吧？”

八代银四郎说着，望着彩色玻璃饰章，两眼在不带框的眼镜里闪烁着。

“是我强迫他们安装上的，所以才不放心。”

实际上，在本星期内，彩色玻璃的安装就要完工了。可式子老惦记着，几乎每天都要到工地来看。

“你真固执啊，这玻璃太阳像什么？像新兴宗教的标志！”

他用听起来让人觉得发黏的大阪话说着，翘起薄薄的嘴唇，笑得很像妖冶的女人。他张开嘴，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而翘起的双唇水灵灵的，颇具女人的媚态。

一年前，才二十七岁的八代银四郎刚出现在圣和服饰学院时，他那像是磨制的光学镜片似的眼镜，那水光晶莹的嘴唇，给式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代银四郎是八代商店老板的四少爷。战后不久，他从东京国立大学毕业后，到第一流的公司工作过。可是干了一年，他对拿工资的职员的工作感到厌烦，就回到家，协助商店批发男西服衣料。在出入圣和服饰学院期间，式子托他翻译法国流行服装杂志和教学生们法语。

现在，圣和服饰学院似乎成了他的供职所在。他接受了每星期四小时的法语课。对这位毕业于国立大学法语专业，却愿出入于西服裁剪学校教授法语的年轻人，最初，式子是以奇异的眼光看他的。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她发现这是银四郎任性的消遣，于是，在这次建筑新校舍期间，她就不客气地请他帮忙交涉和安排具体事务。

“那很好。是自己的房子嘛，只要自己看了喜欢就好。至于交涉建筑费用方面，看来进行得不坏。”

“这次，银四郎先生交涉有方，帮了我的大忙了。”

称呼银四郎先生，并不是因为关系密切，而是对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人这种称呼会显得随便些。况且“银四郎”本身是一个近乎爱称的好听的名字，直呼似觉方便。

“和官署打交道实在是棘手的事。什么特殊学校规定呀，洋裁学校批准标准呀，尽是麻烦事。”

“可是，比起官署来，土建部门的家伙更不好对付。官署的手续虽然繁杂，但办完了也就了事了。而土建部门却不，他们对什么东西都要借故狠狠提价，要是不厉害地敲他一下，实在没办法。”

式子慌忙用眼睛制止银四郎高声大嗓的谈话，担心地朝门外探视了一下。当知道木工们不在附近时，她问银四郎：

“前不久，不是提很多了吗？”

“不，他们的抬价还刚开始呢。他们还要再抬的，真拿他们没办法。”

眼镜里银四郎的眼瞳闪着执拗的光。

“是啊，对方对你也发怒了。前不久那个很胖的工程监督还愤愤然地说，‘我三十年来第一次碰见象八代银四郎这样下流的人’，既然如此，我看，我们也不必——”

式子以劝诫的语调说。

“不，不能就此罢休。前天，星期天，我检查了厕所的瓷砖和预制水泥板数目，发现瓷砖和估计数至少少了两千块。每块瓷砖以二十日元计，他们就长了四万元，一面墙必须用五十五块水泥板，他们却只用四十五块，每块水泥板四十元，六十面围墙，你看看，他们从中就偷工减料赚了二万四千元。合同上写着，教室的墙要粉刷三次，可我仔细检查，他们只刷两次。这样，每坪墙差价就达四百五十元，墙面积以六十坪算，他们

又从中赚了二万七千元。如此一算，他们总共捞了九万一千多元。可是，当我们向他们严正提出来时，他们却胡说什么，材料都运来了呀，是放在工地上被打碎、被盗窃了呀……想蒙混视听！”

“是吗？你连厕所的瓷砖都数了……我看还是不要过分和他们讨价还价。”

当式子持着退让的态度这样说时，银四郎摇着头打断了她的话：

“说无论如何，也要把由鱼崎的住宅改成的西服教室建成地道的洋裁学校^①的是谁？这钱又由谁从银行借来盖房子的？什么不能和他们斤斤计较！请放心，这些包在我身上好了。”

二十八岁的银四郎说优雅动听的大阪话时，式子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银四郎似乎已不适应古老的大阪话了，为了时髦，把吾说成我。但是这种新旧语掺杂的大阪话，一旦从他的嘴说出来，就富有一种奇妙魅力。他善于在不同场合，操着有自己特性的大阪话巧妙地处理着复杂的交涉。

“今晚我们一起用餐，怎么样？”

银四郎仿佛偶然想起似地说。

“好。工作告一段落，我也想松一口气。什么地方好呢？”

“心斋桥的花马车^②。怎么样？可以的话，我现在先去樱桥山形组的事务所，再转回饭馆。”

“那么，我先在这儿待会儿，六点半左右去那里。”

银四郎看了一眼手表，知道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两小时，就转身走了。

① 洋裁学校：西服学校。

② 花马车：地名。

式子又一次望着两侧的高高的窗户。夕阳收敛了它那瑰丽的光彩，彩色玻璃饰章顿觉像失去血色的肌肤，开始暗淡无光了。

式子从昏暗的房间出来时，做完房檐的木工和磨外墙的泥瓦匠，都以慢条斯理的动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脚手架下来。

人开始离去，工地刹那间变得冷冷清清了。这一带位居郊外住宅区的一角，黄昏来时，行人渐少，大约五百米开外的甲子园的海滨，吹来了潮湿的风。在这儿能够看到北边甲子园球场深灰色水泥墙，那里尤显冷漠。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式子拢紧了衣襟，轻轻地晃动着脚，将高跟鞋尖套里的砂子抖掉。

眼看离和银四郎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半钟头，式子缓缓地移动身子，往明亮而又嘈杂的车站前的商店街走去。虽说这四个月来，她多次往返于这条道路，但从心情上说，她是不愿走这条街的。无论是主妇们忙于买东西的傍晚，还是白天闲散的时光，当她从这里走过时，总有许多感兴趣的视线追随着她。起初，她以为大概是自己作为服装设计师，服饰有些奇特，而引起人们的兴趣。久而久之，她才渐觉事情不是这样，而是自己作为独身女人，竟能在二百五十坪的地基上建起八十坪校舍，不自觉中流露出高傲自大的缘故。

式子偶尔为犒劳木工们，到这儿买点心和面包之类，商店老板娘和店员对她另眼看待，说过份的奉承话，甚至在言语中想试探式子的私生活。这种烦人的事情，使得式子十分不愉快，然而，当看到那店面上贴着的圣和服饰学院的宣传广告画时，她就无法表现出厌烦和冷淡的神色了。复杂的心绪使她通过商店街时，为尽量避免和老板娘们相遇、打招呼，她总是把眼睛朝着地面。

“那不是老师吗？”

从低头而行的式子对面，传来了一伙人爽朗的叫声。

“还好，没走岔道，我们正要去施工工地呢。”

三个人气喘吁吁地说。她们都是圣和服饰学院的职员。也就是服饰学院的教员。她们年纪都很轻。那个如雕塑似的，最是端庄美丽的，是津川伦子，今年才二十六岁。圆圆脸，戴着红框眼镜的，是坪田葛美，年方二十五。那个富士额，脸白胖白胖的，牙齿细小白净得能给人留下印象的姑娘，叫大木富枝，今年二十四。她们三人像梯级一样各相差一岁。

“有什么急事吗？”

式子惊奇地问。

“不，没什么急事。主要，是想看看先生引以为自豪的彩色玻璃饰章，究竟是什么样子。怎么，现在去看晚了吗？”

伦子眨着如烟似画的睫毛说。

工地的电灯线虽然已经拉上，但灯光底下又能看出什么呢？太晚了。可是，又不能给热情的职员们浇冷水呀！怎么办呢？式子有点犹豫了。

“三位特地一块来了，我请大家一起吃饭吧。”

式子热忱相邀。她想，反正自己掏钱吧，银四郎约自己吃饭，有女伴们作陪才好。

当银四郎被招待员领到饭桌跟前时，他感到意外而吃惊了。三个女职员正在摊开餐巾，见他来，也停住了手，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他。

“对不起，因为忙，就请大家用便餐吧。都是自己人嘛，这是好机会。大家在一起吃饭还是头一次呢。”

式子以中庸的语调，好像并不针对哪一方，说。银四郎立刻满脸堆笑。

“实在对不起，在停留的地方稍微遇到一点麻烦事。”

银四郎为自己迟到十五分钟，慌忙道歉，坐到式子对面的空位上。

银四郎一入席，刚才还快活地喋喋不休的三位姑娘，一下子噤若寒蝉了。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警戒之心。她们对这位最初只拿着西服料进出学校，后来又翻译外国流行的时装杂志，接着又被聘请教法语，如今，一下子介入了学院的重要事务的银四郎，似乎觉得不能掉以轻心。

式子看出了她们的心理。觉得今天创造了这个机会让她们和银四郎同桌共餐是有益的。

“山形组事务所的事怎么样？”

式子有意向银四郎询问工程的事。

“不好办哪。起初他们装作不知道，故意不理不睬。当我拿出了合同，又把瓷砖和水泥板的数目，一五一十地给检点出来时，他们才无言对答，最后退还是退出了九万元……”

虽然是谈这金钱方面的事，但银四郎操的是漂亮的大阪腔，每个字从他舌头里滑出来，如同珠落玉盘，大家并不觉得讨厌。他用优雅的手势拿着叉子，愉快地、满不在乎地说着，像歌剧和戏剧演员，潇洒而典雅。

“我早说了，不一定要这样和他们讨价还价……”

式子大度地说着，但心里在想：在用费增长的现在，这退还的九万元马上就可以转做缝纫机的设备费了，当然是一件好事。

“另外，学校认可的事办得怎么样了？过一个半月，就要开学了。问题不大吧？”

“学校法人的承认规定和税法是有联系的，比较难办。不过问题不大，四、五天内即可解决。”

银四郎的回答很使式子放心。